

凡人凡事

幽默丑妻

□ 吴海明

我和妻是经朋友介绍相识的，她是我朋友的同事。没见面时，朋友对我说，这姑娘很有意思。但他绝口不提她的身高、长相。我暗忖，她有意思，是不是长得可爱，高额头、小翘鼻、鹅蛋脸，说话像爆豆；或者她个子很高，走起路来像长颈鹿，婷婷袅袅，这当然有趣。

可见面我一看，天哪，真有意思，跟我想象的大相径庭，好瘦小的身材，丑小鸭般的模样，灰姑娘似的装扮，哦，这意思原来没啥意思。我心里开始暗暗埋怨朋友拿我开心，竟然给我介绍了这么个小丑女。

朋友走后，碍着他的情面，我不好立刻拒绝女方，只得闷闷不乐地和她相跟着走进公园，但却兴味索然，连一句话都懒得说。她在我身边默默地走着，不时瞟我一眼。忽然她问：“你一定很失望吧？”

我惊异于她的直率，瞪大眼睛看看她，她的目光是真诚的。于是我鼓起勇气也直率地点点头。

她微微一笑说：“我猜到了。告诉你吧，我跟你一样，也很失望。”

“什么？你跟我一样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我愕然问：“难道你嫌弃我的长相吗？”

“不，我失望是因为你长得比我好，今天我又白跑了一趟，还是没找到属于我的那一半。”

她的风趣吸引了我，我脸上开始有了笑容，说：“爱情是缘分，你看大街上有许多夫妻、恋人走在一起都不般配。”

“唉，可是没有哪个帅小伙子愿意跟我

不般配地走在大街上，我已经失望过许多回了。看来我注定要找比我还丑的了。”

我笑笑，心想，果然像朋友所说的那样，这姑娘挺有意思。

但我并不想因为她有点意思而跟她继续谈下去，毕竟我们之间差异很大，不如及早抽刀断丝。我忽然想起我的一位恩师就住在附近，我不如托故去他那里，于是我委婉地向她表达了我的意思。她善解人意地点点头，我们就走出了公园，来到大街上。

大街上因为昨夜的一场暴雨而有成片的积水，我们俩蹦蹦跳跳躲闪着水洼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辆飞驰的汽车从我们身边 的水洼轧过，她急忙喊我：“小心！”然后竟一步挡在我身前，那辆车溅起的浊水全打在她的花裙子上，而我却安然无恙。

看着她被溅污的花裙，我愤激地朝那辆车大骂。

她摆摆手说：“算了。这开车的一定是‘雷锋’，免费给我洗个淋浴，连姓名也没留下就跑了，唉，真是‘好人’呐！”一句话逗得我哈哈大笑。

她也笑了，说：“看！我成了落汤鸡，得赶快回家换衣服。”

我说：“谢谢你给我挡了泥水。”

她说：“没关系，你要去看客人，淋脏了不好看。”

唉，她不仅幽默，还是善良的好姑娘。

这时，她伸手叫了出租车，对我说：“你路上注意安全。”然后就要钻进去。

此刻，我心里忽然觉得她很可爱，如

果我与她失之交臂，那会挺可惜。于是我冲动地喊住她，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也不说声再见就走了？”

她停住，对我抱歉一笑说：“我想说再见，又怕你误会，以为我还要和你约会呢。我知道你没瞧上我，所以我不敢说这个词，以免为难你。”

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再次见到你？我真的愿意和你再聊聊，你这人挺有意思，也很不错。”

她的脸由于我的夸奖而羞涩地泛起了红晕，高兴地说：“那咱们再见。”

我说：“不是再见，而是明天见，还在这里，这个时间，好吗？”

她朝我挥挥手，上了车。

我们经过一年的花前月下，终于结了婚，这个幽默的丑小鸭成了我的妻子。

婚后不久，妻怀了孕，肚子像气球般逐渐膨胀起来，行动也不方便了。有时她指使我：去，给我煮杯牛奶；去，给我蒸个鸡蛋；去，给我削个苹果……

我很不耐烦：“你怎么老吃东西！”

妻说：“这可是孩子要吃的。”

“我可没听见孩子说。”

“孩子懒得搭理你。”

我说：“这妇女怀孕要能像电影蒙太奇该多好，镜头一换，肚子大了；再一换，生完了。”

妻说：“你呀，怎么就不明白，这怀孕是个‘慢镜头’。”妻一句话，使我开怀大笑，一天的疲劳减轻不少。

后来有一年，我患胆结石住院，妻日夜守护在我病床前。她不像别的病人家

属那样愁眉苦脸甚至哭哭啼啼，她总跟我开玩笑，逗我开心，以减轻病痛。

手术前我很紧张，医生给我量血压，被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你太紧张了，血压全没有了，这样手术很危险！”

我说：“我怕得厉害。”

医生对陪在我身旁的妻说：“你给他讲点别的，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。”

妻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：“老公你可是男子汉，‘每临大事有静气’哟。”

我叹息一声道：“你说我多倒霉，这肚子长什么不好，非长石头，还长了不少，有100多粒。”

妻说：“要是长了珍珠，那我可有项链戴了，100多粒，有好几串呢。”

我听了顿时忍俊不禁，紧张的心情立刻放松了。

就这样，我被推进手术室。手术很顺利，那些假珍珠被取了个干净。

晚上，万籁俱寂，只有妻默默地守护在我的病床前。我握着她的手，深情地望着她说：“咱们第一次见面，我就觉得我如果失去了你这么 一个幽默的女人，将是一生的遗憾。所以你要上出租车时，我毫不犹豫地喊住了你，要跟你再谈一谈。现在看来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。幽默能治紧张、治疲劳、治狭隘、治尴尬，它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轻松愉快，绚丽多彩，真是一剂良药。”

妻说：“这剂良药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你没说到。”

“什么好处？”我诧异地问。

“免费。”

温馨天地

父亲装聋

□ 高英

一直以来，我们都以为父亲“耳背”，所以跟父亲说话都比较大声。直到母亲离世之后，经过几次偶然“事件”，我们才发现，父亲的耳朵并不背，耄耋之年的父亲耳聪目明。

这不啻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。

当初听弟弟、弟媳说父亲“其实听力很好，耳朵一点儿也不聋”时，我完全不相信——怎么可能呢？几十年了，父亲一直耳背，特别是他和母亲都退休之后，父亲耳背就越发严重了。母亲在世时，想要指派他干个事，声音小了他就听不见，必须大声再说一遍，他才会边答应边起身行动。有时父亲做错了事，母亲就会抱怨他责怪他，他也不搭理。每每这时，母亲自己也觉无趣，就叹息一声：“唉！说了也白说。这人就是个聋子，哑巴！”父亲这时就把手掌弯成喇叭状置于耳朵上，一本正经地问母亲：“你说啥？逮住了个蛤蟆？谁呀？”母亲忍不住笑了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这真叫‘傻子爱说话，聋子会打盆’。”我们也都笑起来，笑得家里阳光明媚。父亲也曾多次向邻居和客人说明自己耳背，有时没听清对方说话请别见怪。难道还会有假？

为证明自己所言不虚，弟弟讲了一件事：某一日，弟弟、弟媳陪父亲闲坐客厅看电视，弟弟突然想起某亲戚家老人生病住院的事，就和弟媳小声商量哪天抽个时间去看望一下。之所以要“小声”，就是不想给还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伤中的父亲添堵。

正合计呢，父亲问：“××的病又复发了吗？谁在医院照看他？”两人大吃一惊，满以为父亲听不见，谁知他老人家却听得真真的。

虽然弟弟言之凿凿，但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。心想，也许弟弟、弟媳说话声音不由自主放大了，只是他们没意识到而已。

不久父亲生病住院了，因为大家都要上班，只好请了护工。这是母亲走后父亲第一次住院，之前住院都有母亲陪伴。可以想见，父亲这次住院会有多么恹惶，故而我一下班就去看望他。那天我去，父亲就向同病室的病友介绍说，我是他的二女儿。邻床的病友便对我说：“你父亲真了不起！八十六七的人了，耳不聋眼不花，思维也很有条理。”

我说：“我父亲脑子还行，眼神儿也好，在家还能看书读报呢，就是耳朵背。”

那位大哥听我这样说，急忙纠正：“你父亲耳朵一点儿也不背。”其他病友也附和说：“是啊，你父亲耳朵灵着呢，我们说啥他都听得清。”

这就奇了！我又想起弟弟说的话，忍不住用探询的目光看向父亲，父亲也正看着我笑。我故意用平常跟别人说话的音量问父亲：“您晚上吃的啥饭？”

父亲笑答：“你弟媳做的饺子。”

我终于确信，父亲真的是装聋，而且一装就是几十年！我也终于明白，父亲为何要装聋。原来深爱妻子、深爱孩子的父亲把“装聋”当作了调和夫妻矛盾、弥合家庭关系的“润滑剂”，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安宁温馨、爱意盈盈的家。

诗意绿洲

春意短章(组诗)

□ 李兵

桃 花

所有的枝条，高举粉红的情书
向阳春三月大胆表白爱恋
娇嫩的粉唇，吐纳初吻的滋味
灌醉了一缕缕路过的清风

李 花

你用唯一的纯洁，洗涤心灵的尘垢
生生世世轮回的灿烂绽放与悄然凋零
写满了炙热的深情
无论是否有结果
馨香的热爱从不落幕

红海棠

伊人著红妆，最美红唇微启时
一只只蜜蜂移情别恋
一只只蝴蝶朝三暮四
岁月的酸菜坛
被三月的阳光击碎

刺桐花

一弯弯红月牙铺满天空
春风笑弯了你的眉
雨水淋弯了你的眼
平安吉祥依然种在心里面

垂 柳

待到长发及腰时，你嫁给了轻薄的春风
我娶回了形态臃肿的酸涩
这美好的时光里
我把多情轻轻扔进欢乐的溪流
只剩下婀娜舞姿摇曳在心头



卧佛花开

张天富摄

“一口鲜”里藏春天

□ 董国宾

春天如绿翡，给人无限的念想和翘盼。富足的肉食已填满了人们饱足的胃囊，只待鲜亮亮的春天，在转瞬即逝的时令节点上，送来鲜翠翠的春花、春菜和野生。

春天还嫩得像花骨朵时，人们已在一天暖过一天的春光里，开始寻摸味蕾的新鲜和大自然的赏赐了。绿嫩嫩的野荠、春韭率先登场，春笋、水萝卜、豌豆头、芝麻菜、马齿苋、锦鸡儿花、椒蒿，苜蓿、香椿、槐花、榆钱，也排着队蜂拥过来。这些春赐可赏可餐，可诗可画，虽俗亦雅，虽唾手可得，可样样春为佳品。

野荠、春韭不用多说。越过寒冬，春一招手，过不了几日，野荠菜从地垄、田埂、土坝上冒出头来。嫩油油的野荠菜成了人们吃春的头一道鲜，蜗居一冬的人们，冲在微寒春光里，去野地挖荠菜，比赶个早集买鱼割肉还要迫不及待。辽阔的绿野上，波浪般涌着一群群赶早摘鲜的人，一把把小铁铲将野荠菜送进了春风歌吟的提篮里。原本鸡蛋荠菜饼、鲜味荠菜羹、荠菜馅大饺子的诱惑，早在冬日退身之前，就已钻进了他们的思想，大放异香

呢。饱了这些美味，遂上一份心愿，韭菜合子、春韭炒河虾、韭菜饼闪了个身，又跟过来。赶上了这道鲜，无须敏捷的思维与冥想，“夜雨剪春韭”的古言名句，也会自个儿冒出来。此时油光滑腻的嘴上不说，心里也忍不住诟一下衷肠，尝一口鲜，仍是春好啊！

再往前走，万物争相生发，一株株、一丛丛，谁也顾不得多瞧谁一眼，相互之间连打个招呼的心思也没有。昨天还是叶尖如针，倏忽之间便青叶簇簇了。野葱、蒲公英、野芹菜，马齿苋、春笋、红樱桃，就这样纷纷登场。单说春笋的嫩滴滴，马齿苋的青野劲儿，红樱桃的艳姿含情，野芹菜的青葱范儿，只要被视觉捕捉到，即便不烹成美味吃上一口，走进心里的也是快乐知足。可是，迎面闻来春鲜，未尝怎得春滋味，于是一盘盘蒜蓉蒲公英、马齿苋菜卷、春笋白拌鸡和一碗碗小米樱桃粥，总是在大好春光里，鲜活了人们的好生活。

春天浓过一半，香椿树给天空送来一树春香。鲜绿的香椿小叶片，一边追赶春

潮，一边隐隐散发香郁。春行的人似乎等了很久，才等近了这春菜的又一抹鲜。香椿摆上春盘，无可争议地占据了春菜宴的半壁江山。嫩嫩的牙片儿，紫红泛绿，让人在舌尖上领舞春光。当下，新鲜的香椿并不鲜见，从树上摘来，或买了捆成小把的香椿，用来炒鸡蛋或拌豆腐，或变着法儿做成虾皮拌香椿、春香椿、黄花鱼香椿和炸香椿鱼，哪一道都满口浓香和新鲜。

深浓的春天，椒蒿躲在山野、林缘、田边、路旁，摇晃起迷人的姿影，同为春色中可餐的喜人之物。椒蒿，学名龙蒿，又名狭叶青蒿、青蒿。若取来两片揉搓，其味浓烈辛香。食之似薄荷，又比薄荷的轻柔多了一份热烈，麻而微灼的感觉蔓延舌尖。作为春菜，这奇特的椒蒿可焯一下凉拌，还可与羊肉爆炒，做成椒蒿土豆丝、椒蒿鱼，包椒蒿饺子亦为家常。山里人家饮酒后，喜欢来一碗椒蒿汤饭，以解酒醒神。椒蒿如芥末，不少体健力壮的小伙子，连同妇小孩，偏偏独爱椒蒿饭，喜爱这道鲜。

春事中，惹人的还有一树树槐花白。

乡间的刺槐开花，是春分过后的事。别的园子里已繁花落尽，河边弯柳也褪去风骚，默默的槐树才赶在春天转身离开之前开出花朵来。这一开，村落里像下了一场雪，院子里也便有了月光落地的声音。这个季节乡下人最不可错过的事儿就是采摘槐花。往昔的村落里，家家户户都有刺槐守家护院，槐树的影子随处可见。刺槐花瓣不大，状如张开翅膀的白色小蝴蝶，但洁白又清秀，一串串散发着香气和笑意，在乡间也极具美感和诱惑。槐花的吃法很多，蒸、炒、煎，做成馅和汤，变着法儿做出的都是美味，但乡下人最喜欢的还是做成槐花饼。槐花和榆钱相似，它们先后长出来，都是村落里房前屋后守家护院的树开出的花，既可观也可餐，乡下人真是有福气。

踏实的人们惜爱春天的“一口鲜”，更爱豪情满怀和喜悦的春天。人们去春天尝口鲜，还尝出了春天的生机与期冀，尝出了一场盛大生命的初始与勃发。这浓浓春菜的味道里，更藏着一个饱满的春天呢！